

高邮二忆

□ 胡弦

一、民歌

大约二十年前,高邮办一个诗会。那时诗会很少,我一年难得参加一两次。会办得也松散,没有评论家,都是诗人,交流诗艺时全说的主观感觉。像我这样一听理论就头大的人,倒是颇有所得。诗会后到湖上采风、听民歌,觉得好。那些民歌分明很古老,却又颇有现代意味,听着饶有趣味,仿佛在我们的创作之外,另有一种创作在流传。于是想起“采风”一词,原是指采集民歌民谣。隋代王通《中说·周易》:“诸侯不贡诗,天子不采风,乐官不达雅,国史不明变,呜呼,斯则久矣,《诗》可以不续乎!”可见在古代,采风是国家大事,就技术而言,则是搜集为主、加工为辅,并非现在的完全自己创作。

高邮民歌很好听,当地诗人徐晓思在湖上唱了一路,他边唱边解说,并回忆起早年自己在湖上的生活,晃晃悠悠的小船,以船为家的渔人生活,仿佛每首歌都有画面对应。到了晚上,当地人请来了一位剧团的女子唱民歌,那女儿年轻,生得好看,嗓子也好,唱的是《数鸭蛋》,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,这首歌曾唱进过中南海。那晚,大概是我平生听到的最好听的民歌了。此后在其它地方偶尔也听到民歌,如在甘肃听过花儿,在湘西的沱江上听过船夫唱歌,都很好听,但像一个年轻的女儿唱那么好听的歌,却不再有过了。这几年到苏南采风,也多次听山歌,如白茆山歌、河阳山歌等,但唱歌的全都是老人。为什么都是老人呢?一问,是年轻人不愿学。我忽然明白,短短二十年,也许民歌的命运已发生了巨大改变,它度过了自己风情万种的时代,来到了失却光彩的暮年。

我怀念高邮湖上莲叶何田田的夏日清晨,那是古老而年轻的清晨;我怀念与青春相伴的歌声,那是充满了新鲜活力的声音,仿佛永远可以传唱下去,是岁月生生不息的一部分。

记得当时为唱民歌写了首诗的。翻找电脑里的旧文件夹,竟找到了。题为《听高邮民歌〈数鸭蛋〉》,录如下:

我听到了两条运河
一条在窗外
一条闪动在时光的上游

我听到了两个湖
一个是窈窕鱼娘的湖
一个是明月和细雨的湖

我听到花 在开、细语,丝帕在飘
听到芦苇如金
我听到的鸭子
正在锻炼笨拙的嘴巴,它们
就要变成乡村音乐家

我听到的蛋
也安静地沉在歌声里
这些水乡最聪明的孩子
都有两颗心
一颗饱含幸福,另一颗
紧挨着这幸福
并因与幸福为邻而满心欢喜

二、孟城驿

高邮的得名,在秦王嬴政时于此地筑高台,置邮亭,故名高邮,别称秦邮、孟城。现在,高邮与邮驿有关的古迹是孟城驿。这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,位于南门大街馆驿巷,有厅房100余间,包括驿舍、秦邮公馆、驿丞宅、武官厅、马神庙、马棚、库房、监房、驿卒宿舍等。

最初的秦代邮亭早已不可见,那时的邮亭大约就是一个简陋的亭子吧。后来,其规模、功能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从资料看,孟城驿曾多次毁于战火,又多次重建,也曾做过民宅,此后才成为现在的样子。

我喜欢看这样的建筑,它是静静的存在,同时又有其它建筑没有的功能:对急剧、无限的流动性的收留。说收留,毋宁说是联想和爬索的起点,一封曾路过此地的轻飘飘的信函,可能负载着国家沉重的命运;一个暂宿于此的旅人,可能连系着无限远的远方,和生活那不为人知的隐秘的通道。建筑建在大地上,但仰望高处的时间,仿佛总有一封邮件正在那里飞行,在烽烟和得得的马蹄声中,像一粒火星;而若是走水路,则会慢下来,在碎鳞和波光间,一封邮件也许会慢成一部抒情诗集吧,像秦观的长衫,或运河水底移动的烟云。而在太平岁月,它可能还珍藏着生活的另一种面目,比如把一个人或一群人邮寄给心中早已向往的远方,湖上扁舟也像一封邮件,被寄往烟水深处,歌声隐约,邮路畅通,跟随一封邮件,有人也许真的行走在古老的路上,某个夜晚,他到达唐时的明月下,或正栖息于汉魏的阵阵子规声里。

现在这个规模的孟城驿,建于明洪武年间。明朝开国不久,驿站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,那时它应该也是跟随着蒸蒸日上的帝国高速运转的吧。但任何机器都有破旧的时候,朱元璋大概不会想到,明末,从这种驿馆里走出去的一个驿卒,却要了他庞大帝国的命。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,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“家贫为驿书”,这里的“驿书”应该是为驿站传送书信,意思和驿卒差不多,相当于在编制的国家公务员。崇祯皇帝登基之初,财政困难,要开源节流,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裁撤驿站,当时计算的结果,可以节省下来几十万两银子,但后果也是严重的,大批驿卒成了无业游民,又赶上灾荒,想生存下去,难免会铤而走险。据说李自成就是因此走上造反之路的,并最终覆灭了大明王朝。

孟城驿于1993年重修。三十年过去,它有了些沧桑的岁月感。面对重修的古

迹,我更喜欢它们老一点的样子,像发黄的照片里的孟城驿,显得更古老一点。古老是一种意识,或潜意识,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神秘性,面对实物或照片,即便凑近了仔细看,仍感觉有很多东西已被它锁住,锁在久远岁月的不明空间里,且长久地滞留其内,不愿把其所知释放给我们。大约五六年前,我和朋友同游高邮,时值春深,我感冒未愈,来到孟城驿时,正是落日时分,驿馆灰扑扑的,大门外一树花却开得正盛,仿佛那树也有与我一样的感应,又或者,那繁花正是被锁在时空深处的人使用的语言。想到此,看那雪白的花,甚而有了疯狂的意味,如同雪崩。归来后写了首诗,录如下:

你想给空无写一封信。
你的信寄到那里时,那里
会出现一座房子:有人
为了接收一封来自未来的信而提前
等在那里……
“秘密的表情,已在真空中发生了转移。”

你仿佛在给天堂写信,
有时候,你真希望天堂里有个剩下的人

给你回一封信。
你站在那里,抬起手,向着空无
敲了几下,像在敲一扇门,
你甚至在心里问了一声:“有人吗?”
回答你的是风,和一树繁花。
后来,你站在一座仿古建筑前。
真快呀,你的感冒还没有好,
春天就到了。

胡弦,诗人、散文家,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,江苏作协副主席,著有诗集《沙漏》《定风波》、散文集《风的嘴唇》等。曾获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作品》《钟山》等杂志年度诗歌奖,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奖金奖,柔刚诗歌奖,十月文学奖,鲁迅文学奖等。

夏游镇国寺塔

□ 房伟

我是个北方人,虽在苏州生活多年,但对“南方”的概念,依然不清晰。没到高邮之前,想象的高邮,是纯粹的“水乡”。由于在大学讲授当代文学,谈到高邮,就联想到汪曾祺,心中冒出“大淖”“咸鸭蛋”“沙弥”等词汇,想到高邮大概和苏州差不多,也是“小桥流水”的风景。其实高邮属于江淮文化圈,和江南风貌,有相似之处,也有很大差异。

真正的高邮,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小城不大,并不精致,但漫不经心之处,透露着“自在随性”的自信。几条古城街道,并不整齐划一,但有着浓浓人间烟火气;几处名胜,并非富贵堂皇,但很有辨识度,别具风格;几种小吃,无论陈小六馄饨,还是双黄鸭蛋,总有想不到的惊喜。它像从民俗画走出来的俏丽女子,不施粉黛,却活泼泼地,惹人怜爱。

令我深思的,还是高邮的“水”。高邮是“多水”古城,但不像苏州,“故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”,主打的是“繁华稠密”的精致劲儿。高邮的水,随意而丰富,有方便民用的“大淖”,有物产丰富的高邮湖,但令人印象深刻的,还是那条运河。河面宽阔,气势不凡,南北货物,往来穿梭,大河两岸,则天高地远,既有南方的秀美,又有北方的阔大,而这运河之“眼”,正是矗立在离岸小岛上镇国寺高塔。

高邮没有太多高楼,离开市区,顺着运河走,一眼就能望见塔。心然住持介绍,镇国寺原为唐代粮仓,后建为寺院。塔建于唐僖宗年间,纪念唐僖宗之弟举直禅师,塔下还有举直的舍利地宫。地上部分原有9层,是四方结构唐塔,第七层砖顶饰斗八藻井,交叉木梁立刹柱,塔顶立2米高葫芦式紫铜塔刹,四角攒尖,目前国内同类古塔,仅存两座,另一座为西安大雁塔。一千多年风霜雪雨,未消磨掉它的光彩,却给予了它坎坷命运。它也曾被称为“空塔”和“断塔”,遭受火灾,被大风吹走上面三层,后在清代被重新修葺成7层。

它的特别之处,还在于“唐里清表”。三层到五层塔门,两旁砌有突出半圆砖柱,层层之间都有叠砌砖出檐,留存唐塔风格,而腰檐短平,塔檐规制严整,略显拘谨,又是清代风格。然而,“清表”掩饰不住“唐里”。挺拔清俊中有问天之姿,古朴厚重中有秀美婉约。这也许就是举直禅师这个北方人,将寺院安在大运河岸的缘故。运河流日夜,南北共佛缘。当年,举直禅师站在运河岸边平津堰,风吹树梢头,一定有什么深深打动了,让他携带着大唐最后辉煌,矗立在此,将无限惆怅与出世之想,化为永恒的沉思。

这也许就是运河文化精髓吧,融汇南北,独秀水上。蒋勋谈到唐代美学曾说,一方面是对北朝文化“规范”“楷模”“律则”

“纪律”的继承;另一方面,是对“楷”“律”的不屑与叛逆。大唐艺术世界,是在北朝与南朝两种传统中激荡而出的灿烂火花。在我看来,唐代美学“融汇南北”气质,也体现在江淮文化圈的高邮镇国寺古塔。高邮在我眼中,是一座“水韵融合”之城,它是南北驿路重要枢纽,又是大运河的明珠,它看起来“随意”,却熔铸秦少游的伤感浪漫与汪曾祺的活泼自在。它的“随意”,是一种文化上“开放”的自信,也是一种生命的大境界与大释放。

河南省卫辉市有明万历时期的镇国塔,泉州开元寺也有唐垂拱二年建的镇国塔,而高邮的镇国寺塔,还被称作“西塔”。我们在塔下转了半天,看到塔基是低于水平线的,才晓得国家曾投巨资,为宝塔四周设计了排水系统,保证不会发生内涝。天气依然酷热,心然主持打开塔门,我们一级级沿木梯而上。塔身干净结实,千年古砖,坚硬稳重,敲上去铿锵有声,仿佛金铁一般,有些地方泛出铁红色,丝毫不见千年古塔的松散衰败,也没有白发似的杂草,倒像个身强力壮的“棒小伙”。塔里也有的砖颜色不同,心然住持说,那是历代修缮者发现有砖朽坏了,另补为替换。七层塔不高,我们很快登顶,佛龛处,透过小窗看去,青草绿树,蓝天碧水,运河如画,往来穿梭客船如游鱼,出世之情油然而生。

浮屠是“佛”梵文音译,借喻为塔。中

国人的观念里,塔就是“佛”的象征。它既是信仰,又是和尚的墓。“塔”以直立的空间分割,在虚空的包围中,以永恒的他者姿态,成为坚定信仰的化身。随着佛教中国化,塔又成为某种地域文化风景象征,寄托着文化理想。镇国寺塔大概也是这样吧。它既是运河上的信号塔,也是高邮古城的灯塔。它在千年里持续闪烁,映照运河古城的独特风姿。

房伟,文学博士,特聘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,紫金文化英才,“青蓝工程”中青年学术带头人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,于《文学评论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,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,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、刘勰文艺理论奖、山东优秀社科成果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论文奖、欧阳山文学奖评论奖等。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、百花文学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、汪曾祺文学奖等,作品曾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、中国小说排行榜等,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。

鲁奖作家看高邮